

久居城里,节气的棱角被匆匆的车流压挤得脆薄不堪,日子变得像挂历一次次被复印,倘若不是公园里枫叶红了,银杏黄了,还不知初冬已至。

我吃过午饭,来到小区的公园。公园里有些热闹,红的、黄的落叶在空中飞舞,或悄然爬到人的头上、肩上、脚上,或狂热地盘旋、嬉闹、追逐。一个人置身其间,想不沉醉或许还真是为难的事情。然而,除了这些,我的脑海里又多了另一番景象,家乡的油茶花正一朵一朵、一树一树、一岭一岭、一山一山地盛开着,年迈的母亲挎着竹篓、扛着锄头朝山里走去,油茶花落满了山野

母亲已年过八旬,身体不是太好。我平时很少回老家,与母亲的交流多是靠电话。近些年,母亲的耳朵出了毛病,我在电话这边打雷,她在那边唠唠叨叨,两个人总是说不到一个方向。慢慢地,电话也少了许多。有几年,我甚至忘了母亲的生日,待想起来又已过了一些时间,常常为此懊悔不已。

今年初,我把母亲的生日记在手机日历里,设置了提前一个星期持续提醒的功能。几天后便是母亲生日,于是携妻带女,约上侄儿一起回老家。

车外的山山岭岭,在远离城市后颜色愈加丰富起来,红的、蓝的、黄的,似写意又似工笔,分辨不出哪种颜色多,哪种颜色少,总之像一幅人近暮年的图景,看得出沧桑和凄凉,至少我是这样,总是时不时地与自己的年龄对比。记得上次出城时,公路两侧的青山如黛,即便是最不入眼的冬茅草,也是碧绿碧绿的,如浸淫了烟火之气,每一条缕纹路都像绿玉被工匠细心打磨过,浅淡处是柔光,深邃处是沉淀,那清绿,那雅韵,让人如此喜欢。

你看那山上,那白色的花好引人注目。我随着侄儿声音的指引望过去,虽然山岭一晃而过,但我仍觅到了那丛白色,白得如玉,白得如玉。



家乡的油茶花

□泉涌

油茶花,我脱口而出。

油茶花对我来说,实在是太熟悉了,家乡的山岭上到处都是油茶树,杉木、枞树这些南方常见的树倒是不少。果然,汽车驶入老家境内,油茶花就多了起来,漫山遍野的白色花瓣,裹着嫩黄的花蕊,像撒了一层细碎的雪,又似缀满枝头的星子,在暖阳里轻轻摇曳,我摇下车窗,一股清冽的香气很快漫进车内。

很好闻的香味。正在闭眼休息的妻子轻声说道。

油茶花的香,不似玫瑰浓烈张扬,也不似茉莉娇柔婉约,它带着一种山野特有的清冽,糅合着泥土的芬芳,吸一口,整个人都觉得通透起来。我每次闻到这种香味,思绪总会被拉回童年,拉回那些在油茶林里追着花香、逐着蜜蜂、采着糖露的日子。

20世纪80年代,物资十分匮乏,糖果在山村更是罕见。油茶花开的时候,其花朵的蜜露就是山里头最甜的糖。清晨露水还没有干的时候,花蕊里会积淀着一滴滴蜜露,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糖。天刚蒙蒙亮,村子里的小伙伴便蹦蹦跳跳地在林间穿梭,就像一只只

小蜜蜂。采糖是个细致活儿,得先找到那些开得正盛的油茶花,花瓣完全舒展,花蕊饱满,这样的花里才会有糖,然后轻轻捏住花萼,把嘴巴凑上去,微微用力一吸,一股清甜就会顺着舌尖滑进喉咙里,顿觉空气都是甜的。有时,我们也会用茅草管把蜜露引出来,装进小玻璃瓶里。攒得多了,便拿回家与家人分享。劳累了一天的母亲,接过小玻璃瓶,抿嘴小吸一口,便立马放在碗柜上,笑着推让:太甜了,你们吃。阳光透过玻璃瓶,将淡淡的黄色糖水投映在斑驳的木板上,光影梦幻,或许是瓶口未盖,或许是阳光的邀约,几只蜜蜂循着甜味而来,绕着玻璃瓶嗡嗡起舞,不仅点亮了平凡的岁月,更在我心里种下了对美的感知。原来,动人的诗意竟然藏在最平凡的日子里。

后来,我离开老家去外地读书、工作。虽然每年都会回老家,但却很少再闻到那样纯粹的油茶花香,再也没有去采过花里的糖。偶尔在超市看到瓶装的山茶蜜,买回家冲饮,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如今我才明白,少的不是蜜的甜度,而是山间的清风、清晨

的露水,还有童年那份简单纯粹的快乐。

这次回到老家,夕阳尚未落山,我拉着妻子去了屋后的油茶林。秋意正浓,油茶花依旧开得热烈,白色的花瓣在阳光下闪着光,香气清冽。我学着童年的样子,掐了茅草做成管子,伸入一朵开得正盛的花中,轻轻一吸,清甜的滋味瞬间漫过舌尖,熟悉的味道涌上心头。原来,记忆从不是被时光冲淡的沙,而是埋在心底的种子,只需一缕花香、一口清甜,便能瞬间发芽。那些关于油茶花香的童年记忆,从来都没有走远,就像花里的糖水,永远甜在我的心底。

第二天吃过早餐,我告诉母亲,要上山去采集油茶花糖水给她吃。年迈的母亲满脸慈祥:好呀,茶花糖好甜,可惜腿脚不好,不能去山上了。我邀妻子上山,暖阳洒在山岭,洒在洁白的花海里。一群小孩在大人的带领下,叽叽喳喳地从山下走来,他们以花海为背景,摆着各种姿势,把花般的年龄和年龄般的花,都留在了手机里。

你们是来采油茶花糖的吗?我笑着问。

小孩子们一脸不解地望着我。我忽然释然,在这个糖果多得叫不出名字的时代,谁还会去采集油茶花蕊里的糖呢?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甜,我们的甜在花蕊里,在茅草管的啜吸中,在母亲推让的笑容里;而孩子们的甜,在手机里的花海中,在幸福的笑声里,在与自然的另一种联结里。蜜蜂依旧嗡嗡地穿梭在油茶花间,这是大自然与每一代人的对话,它从不偏心,只是以不同的方式,滋养着每一段童年时光。

一阵风吹过,油茶花瓣轻轻飘落,落在我的肩头。我望着漫山遍野的油茶花,仿佛又看到了童年的自己,和小伙伴们在林间追逐着花香,追逐着属于我们的甜蜜岁月。

家乡的油茶花,在盛开,在飘落

州河垂钓者

□九思

一
摇柄开始在水面收缩

当鱼钩渗入鲫鱼的肌理
钓竿竟成了鱼虾的枷锁
唯有那卷长线还在风中低吟
如秋蝉丈量着命运的边界

二

当鱼头露出水面的瞬间
白鹤的翅膀搅乱了碧波
他用曲尺丈量鲤鱼的腰围
让墨线弹出河心的深浅

摇柄仍在空中旋转
垂钓者的手指早已化作令牌
遥望三里古街宫殿的飞檐
还悬着他当年削落的鳞片

三

这位踏遍州河的垂钓者
用草鞋丈量生活的温度
他裂开的被岁月漂白的衣衫
飘摇成生命里的渔旗

沸腾的酸汤不仅是技艺
更不是止戈为武永恒的咸淡
那枚磨白双鬓的心镜
至今映照着最初的念想

四

今夜我穿越时空的帷幕
看见先哲在州河两岸对弈
老翁的钓竿已化作银河
垂钓者的掌纹蔓延成星图

我的一身素衣飘作船帆
沉默地传递着达城的星火
真正的神仙从来不是点石成金
唯有我的一根钓竿,钓起
这人间永不磨灭的烟火

一
那位在州河垂钓的老者
钓竿悬着八十年的风霜
每当鱼线划破水面
钓起的不是银鳞,而是
州河一千九百多年的霞光

他挥动钓竿的那一刹那
将烟火熔铸成三圣宫的鼎
三圣宫的餐桌上便有了
州河游离千年的鱼香

二

老者站立在垂柳树下
掌纹里奔涌着州河的脉络
他看见钓线在风中抖了一下